

地面上的河流

李筱寅 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地面上的河流

李筱寅 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面上的河流 / 李筱寅 著.-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.
2008.7

ISBN 978-7-80713-705-4

I.地… II.李…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1816 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吴旭春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;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江苏省海门市文教印刷厂

规 格 150×230 毫米

13 印张 12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8.00 元

目 录

序 今天看你来雕风	郭 平 001
地面上的河流	005
蟹壳青的夜	031
孕育风的时刻	064
茧子·蛾子	091
水丫与唐鸭	113
在光影中倒立	125
骨灰	193
后记	200

序

今天看你来雕风

郭 平

有一天，一个女孩儿坐在窗前看书。忽地起了一阵大风，就在她和书之间，先是在屋子里，后来穿出窗户往外去了。

女孩儿说：“不急走，我看你是好的，要把你雕刻起来，怎样？”

风不停脚地走：“随你！这是你的事。与我何干？”

大概意识到自己的话不甚和缓，风又道：“我看你是好的，你顺风长着，就很好。雕刻风的事情，许多人试着做过，可是后来他们都去雕刻旁的东西了。”

女孩儿急急地说：“我不会放下你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”

风不再说什么，呼呼啦啦地走着。

女孩儿四处看看，见许多人都用心地雕着风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样子都特别好。这些人中，有的她认识，有的不熟悉。有的她喜欢，有的不。她在风旁坐下，也拿起刀来，学他们。

这事儿并不简单，好手并不多，而且，每个雕风的人身边都放着一只簋，用以装金银珠宝白米黄酒什么的。这一点，女孩儿此刻并没有看仔细，也不屑一瞥。她以为，雕风这样的事情，要拿性命和魂魄这些比较重要

的东西去对待才是。

起先，大家都用一种浅浮雕的刀法，雕一朵云一茎草一只鸟一匹马什么的，后来看别人与自己一样，就不情愿，把功夫用得大起来，刀法渐至高深，欲在不能容针的间隙里走马。有人在刀上抹了泪水，还有人在自己的骨头上磨刀；有人累得呕血于风中。再到后来，人们发现只有把心或头颅割舍下来置于风中，才是真正的好办法，其他的办法，都不免浅薄虚假。当然，有些人因此便偷偷地弄一颗假心假脑袋丢进风里，解决这个难题。

时间久了，沙土上留下了许多玲珑剔透的心状物头状物，上面都刻有作者闪闪发光的姓名。煞是好看的图景。运气好的，被有力者重金购去，陈列于煊赫堂皇之所；运气不佳者，也就随风而逝或湮灭于尘土了。

女孩儿有不错的本领，刀法精妙。她取出一枚水晶镜子，四下里一照，将风中匆匆漂逝的事物一一摄取，连同她们影子、甚至连一颗泪眸中映现的彩虹和残荷都刻得分明，更别说一朵云一茎草一只鸟一匹马什么的了。

有好心人告诉女孩儿，人们其实在做着一种游戏呢，你瞧，谁谁谁和谁谁谁，都无非如此。

女孩儿不肯信。她心说，谁谁谁和谁谁谁，并不如你所说。

人家摇头叹息去了。

女孩儿继续埋头雕风，她的水晶镜映现的渐渐以泪眼为多，而泪眼所映现的，又往往多为那些用以祭奠的牺牲品。她的确在默默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祭奠，把她的雕刻品呈奉在风中，作为对重要事情的牺牲。

是的，这些工作对她而言的确是重要无比的事情。重要到她几乎忘记了所有其它重要的事情。

风越来越大,又沉,也不那么清澈了,好像一条漂满垃圾的河流。大家坐在河边,信手拣起那些斑斓的漂浮物,信手地雕刻,信手地弃掷。所以,雕刻者拾起并雕刻的,往往是别人雕刻过的东西,它们与垃圾一起,于河面上漂浮。

连风是什么,渐渐地也不可辨识了。

我去食堂吃饭的路上,时常经过这些雕刻师。有一天,看到女孩儿坐在那里,埋头在雕刻一小片风。这是一片多么精致的风呵,我以为她很轻颀曼妙的,着手一试,却是坠手得很,好像握住了一把火。

我凝视火焰,直至眼前发黑。

我看见了风,看见了女孩儿所雕刻的风中的风。我想告诉女孩儿,风外还有风,喜欢雕就雕,别勉强。你顺着风长着,就好了。

要么,如果你真的勇敢,你就一直雕下去,雕出一派朗润的清风,吹拂绿水和青山,沙漠和荒原,吹拂出千万个笑靥来!

2008年3月22日于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

地面上的河流

这世间的每个秘密,就像一只摇着尾巴的灰老鼠,无论何时何地,它肥硕的、毛茸茸的肚皮紧贴着干冷的地面,并且总是躲在每一张涨满夜梦的床底,悄悄蚕食你的脚步。

我看着地面上的河流,耳朵里鼓荡着地下水的轰鸣,“汨汨”地,像风穿过一支废弃的笛子。悬浮的尘埃忽然爆开,像一根柔嫩的手指轻轻触了一下水面,绽出一圈波纹一样的爆开。森林,白马,向着黑夜缓缓移动,我的面前闪烁着一个美丽女人的身影。

我该如何述说这梦里的女人呢?还有这一圈光晕与色泽?仿佛突然见到风暴刚旋卷过的蓝空,我的每一根毛发,每一寸肌肤,在这一瞬间微微地战栗,就像面临着熟悉的来临之时,却已深受永恒的陷落。

我待在当地,不敢前行,却被这禁锢深刻地折磨着,

那些新鲜的情感蠕动着，奔跑着，腻着我吹气如兰，喃喃低语。于是她轻轻地托起我，好象弯下腰捡起一本滑下的旧籍。光线在我们中间肆意流淌，我们的眉眼变得模糊不清了。

恍然间我听见她低低地拯救我孤寂的欲望，我究竟不知道这欲望从何开始，欲死？欲生？苍绿的麦浪幕天席地，从天地之间卷来，从灰色的山冈卷来，环绕着一口老井，时而妖娆多情，时而明媚孤寂。我开始怀想竹林里死去的猫头鹰，并躲进守林人的昏暗小屋，没日没夜地逃避。

“唰唰……唰唰……”花与叶揉搓的声音，像女巫的扫把拖着地面，寻找着失踪的我。困倦中我躲过了一惊一乍的兔子，银白色的小鸟，亮得刺眼的小路，琐碎如皮屑的花瓣……一座座灯布满了我的周围，像双手举过头顶的祷告者，静静做着安魂的弥撒。

这时我踏上阴晴不定的平原，深切地明白，我早已死去。为何还要眷恋不舍？难道是为了听那最后的直白信息？地面上的河流浩浩荡荡地穿过每一条隐秘的去路。风被困在林间，像患了哮喘，毫无规则地折腾，影子一劈几瓣，像公鸡的大尾巴，一开一合。

我感觉着灌木根部湿冷的寒气，红色的果实像布满全身的烂疮，死亡，凹凸不平，恶狠狠地扑向暗处的长草，疯狂地糟践着柔软的土地。河流依旧沉默，在荒原里

寻找着孤坟，寻找着我和大肇。寒气好像一股脚臭味，从憋了很久的鞋里闷闷地扩散。行人都侧着身子，没有表情地像前方挪动。

我并不能算是自己走上那块草坪，好象我烂醉如泥，先行倒了下去，那时我想起一段段的过去，它们像一只只破旧的草鞋，在漂浮着白沫的河流上，一个接着一个地流向远方城市里的灯火。

现在我再讲起这些，好像拿出一块块从火星上带来的粗砺岩石，并没有好好地经历过这令人骨头生锈的空气。河流里流淌着令人胆寒的恐惧，不断掳掠着无数欲望诱惑人们所犯下的罪恶。漂流在水上无根无蒂的黄色小屋下，水草一样的头发包裹着苍白的头颅，触目惊心的残酷平静得像一个动作，野兽满足的嚎叫好像远处一个火把，新鲜的、毛茸茸的火把。

在河流的深处，我撞见一只流浪的木盆，底部粘着一堆破烂的花叶和几根发臭的头发，盆里躺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，他空洞地盯着低垂的天，褴褛的皮肤残缺不全。

我总不忍心依着河流往回走，我不过在一个拥挤的暗夜里探寻着另一种情感，于是我转过身，密不透风的世界一下子破了一个小洞，我已厌烦了，就好像厌烦了一块已被人嚼得发硬的泡泡糖，现在我倒宁愿把它攢在地上，狠狠地踩上一脚，然后再重新咀嚼一遍。

其实好多年来我都没有见过河流的样子,真的没有见过,我家乡的河流是条护城河,行道旁就能看到一条单调的、深深浅浅的河水。

有一段河流旁边有一棵合欢树,树的对面是栋老房子,老房子的墙上开着两个圆圆的孔,像一对猫眼,总让我感到恐惧,哪怕是合欢花开满枝头的时候。

好象满城的小女孩齐声大笑,一树合欢花就开了,那是真的啊!一朵朵毛茸茸的,像害羞的孩子从妈妈的手里要来的绒线,却一不小心粘上了树梢,孩子只能难过地伫立在合欢树下,没头没脑地站在一阵香风里,默默祈祷合欢花被风卷走,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闻到妈妈身上的馨香。

上次,我并没有提到,住在灰色房子里的妈妈,也就在那个流浪的夜晚之后的很多年,我才想到,那个深沉暗夜独坐在房子里的母亲,进而想到,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一直是有意无意被忽略的角色,在那场激烈的风波逐渐平静下来之后,母亲一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隐藏,先是他们有意地忽略她,然后逐渐是我的无意。终于有一天我再也见不到河流,这是我的罪过,于是在一个似乎永远躲藏着的夜里,我走向了母亲,紧紧地抱住这个寡言少语的沉默女人,我来了,就像轻轻地喂了她一口温热的水。

梦呓的人好像溺水一样,对着水里的空气半张着

嘴,我光着脚在青石板铺成的路上“踢踢踏踏”地走,长尾巴的松鼠拿松一球来砸我,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惩罚更让我感受到这种无地自容的安全了。我偷偷离开温暖的小屋,在飘着烟光的路灯下哭泣,好像酒精蒸发一样。

很久很久,我念着纳兰性德的一首词:“山一程,水一程,身向榆关哪畔行?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。”好像我永远走不出这样的少年时代,那些仿佛从汤汁里捞出来的、在我身畔厮缠不休的影子,尽管这句话是何等的虚妄与无稽,然而吐出这句话时我不过是一个浑身冰凉的孩子,她与她的这句话,在黑夜里如潮的灯光中摇曳不定,并且在那无形的,不甚分明的经纬中与我绝对地隔离,使我永远无法接近,甚至无法想起。

即使我出于恐惧而逃离河岸,把自己永远关在房里,我仍然逃不过纷至沓来的雨季。我的灵魂与我分离,时而如失重的白碟,透明的身影一丝丝翩跹,缭绕,时而如负伤的花抓破空气撕扯出条条血痕,时而像一枚纽扣,湿搭搭地掉在地上。而房间里,四周的墙像要融化一样地淌着汁液,渐渐漫过我的脚踝,小腿,膝,分离着我每一个关节,于是我也渐渐消解,好像一截残缺半身的塑像倒在飞扬的尘土中,无法在一个具体的、固定的位置等待,而是忽然四散,漫溢过每一条街道,每一座房屋,带走这世上多余的干枯。

远处的白楼好像一张大白纸，被折成若干等份再展开，立起来，直白得像一个简单的游戏。某一个角色忽然皮影戏里一样贴着白幕布移动，在我瞬间的疏失或是麻木之中。待我回过神来，我再也找不着他，找不着一丝痕迹，阴晴不定的日子里我望着幽深的暗室里空荡荡的桌子、凳子，望着那缩成一团的把手，仿佛永远明了我的企盼和怀念。

黑夜如失去四壁的教堂，当我迈出第一步我就失去了其余的方向，街灯如放下权杖的祭司，面朝悬崖一样的空旷。河流，我永远难以舍弃方向的河流，它像一只忽然窜过马路的夜猫，却不在我的眼前流窜，仿佛只须凭借我的想象来印证它的怀疑与惊惧，我的眼前像贴了一层新鲜的薄膜，透过纤维我好像在做一个交易，爬满了市侩的姿态。

若干年前的父亲，正如一只灰鸬鹚一样漂泊不定，那只灰鸬鹚蹲在倏然而逝的流水中，在黑暗处，饱含着一处灰色的、模糊不堪的真实，好像一处磨损的黑暗，而我好像拿着一只铜铃铛，浸在水中轻轻地敲，风把他带往更深更远的去处，即使儿童时代的我也无法到达的去处，隔着听筒，父亲的声音好像飞鸟的倒影，清晰，似乎也并不遥远。屋里，木柱子尽数顶住暗银色的灯光，昏暗，好像我的床慢慢往天花板上吊，而其他景物和摆设像一个巨大的漏斗，我却仍然留在地面，幼小如初，草绿

色的毛衣渐渐暗淡。于是我开始偷偷哭泣，几乎要跳进那条黑暗中的河流，寻回那些缠绕不休的倒影。

母亲仍在记忆之外，好像空空的花园里一只荡悠悠的秋千，此时这只秋千开始晃荡起来，在河流中留下了一层倒影，母亲在灯光里的倒影依然遥远，但却有了几分清晰，像一枚清亮的小镍币。她娇嫩的皮肤开始泛黄，脸也微微发胖，几近于轻微的浮肿，她的瞳仁开始发僵，神色像发热的石灰膏那样慢慢凝固，冷却，好像倚在窗下淡漠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。

漆黑的距离把这景象送入镜框之中，母亲的眼神柔婉，秀丽，像随时起舞的小人儿，像随时落地的葡萄，一个美丽的、普通少女的神情，使那个塌方的夜晚，中了麻药一样轻灵起来，悬在半空，飘起一种云一样的香味。

在第十个夜晚我的心里忽然撞击着一种粗犷的歌声，好像沙滩上一只破旧的鱼网，我几乎要从床上跳起来，光着两只脚走到阳台上，以这样的方式攫住这歌声。就像遭遇了一个奇特甚至诡异的电影画面，空白的屏幕里突然显现出两只局促苍白的脚，好像那是主人公在这世上唯一的拥有，甚至自己就是这样的两只脚一般。然而缭绕在周围的感觉，就好像被人装在一只麻袋里，半浸在水中。

天泛着蜡黄色，好像人严重缺少睡眠。红日周围弥漫着黑气，好像出生的婴儿被下了早夭的咒语。然而黑

夜,那个忽然响起歌声的黑夜,就在这病态的白昼的反面,那歌声好像点燃了一簇船灯,把羊肠一样的河流轻轻载起,送往满怀着深情的流浪汉所向往的相悖的去处。那白昼里的红日,似乎不过一团火红的、飘忽不定的影子。河流把红日拖拉得又高又长,好像享受着撕裂的快乐。

阳光如一锅新鲜的鸡汤,一层层涂在河流上,河流慵懒地淤积,离石桥很远很远,就好像我在陆地上,默然地注目,煤黑的小船像被关在柴房里熏了一个冬天,歪七扭八的。随着我的移动,它反而在我的视线之外的黑魑魍魎的森林之中了。我总是无法忘却那所到之处,好像那是一只笼罩在我头顶的钟。

河流两岸,好像分布着我的居所,就像几只残破的蜗牛壳,而我柔软的躯体仍然负载着它们缓缓地蠕动,只有大地随着我的变迁,而我并没有居心叵测,忘恩负义地迁徙。

在我们的对面,住着一家好几口,母亲从不登门拜访,也时时戒备着很少谈到他们,好像他们是一群在家门口梧桐树下筑巢的老鸱,因而成了一种禁忌,即使不得不说(那感觉好象是被拘禁着逼供)也总带着一个老女人疲惫的、勉强提起来的惊觉与莫测的神情,我几乎能嗅到那表情里飘出的过期的油烟味儿。这一切好像母亲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样,我毫不犹豫地惊悚,以至于

把那一家想象成几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杀人犯，他们貌似关联，实际上却处在各自的绝对位置上，好像几根隐蔽在大楼各处的导引线，牵动任意一根都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。

我们两家的中间只隔着一只爬满蛛丝的大米缸，对面的门始终幽闭，好像门的背后有一条下水道，深长，粘稠，散发着鱼腥味，连接着无穷无尽的死亡和罪恶，我怀着莫可名状、难以料想的惊惶，然而也因这惊惶，驱动着我白夜一样的想象。对面的沉默迫使我想到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头，深埋在他脸颊之下的神经在猜度中瞬间死了个精光，他只能张着空洞洞的嘴，好像一个被抽去内脏的标本。

有时揭开秘密好像一个光天化日下的游戏，就如同我掳到一张破纸那样简单，终于有一日，那扇门极随意地洞开着：三世同堂的景象，尽管由于空间，

我几乎怀疑自己走进了道士的袖袍里。然而并不像一种惯常的情况：多日无聊的想法瞬间粉碎，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，我习惯了真相，并且在一种单纯的人生里使这真相慢慢淡褪。我摒弃了这种情况。新一轮的怀疑开始更严重地折磨我，先前的那些想法依然在胸中，并开始无边无际地扩大。我好像得了强迫症，每天希望那扇大门在我的视线里洞开着，从而不断求证，不断地回头确认，不断地建立、推翻我的想法。然而此后那扇门一